

十四夜間



十四夜間

沈從文作

長沙商務印書館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9



十四夜間

及其他

I 或人的家庭

II 創子手

III 十四夜間

IV 支吾

或人的家庭

美美近來肝氣旺，發氣了，絕對不吃飯。

“你莫發氣吧，我的好人。”瘦個子的少¹白，又在盡那新式丈夫的義務了。

“那把頭髮向後梳，新式樣哥，穿花綢衣裳的，那才是你的好人哪。”美美索性說，且在語氣上加了諷刺的成分。

“你真——”

美美的話是刺進少白心裏去，少白說半句話就不能再接下去了。

誰家兩口子不常常吵點小架？縱不是“常常”，“間或”難道都不麼？然而美美同少白，則是間或也不的。同住以來是三年，一次都總不。一同來受窮，只把親嘴當點心，在這種情況中，兩人都能讓對方，凡事都是讓，一點不見其齟齬。縱有一個因為別的一件事情自己煩惱了自己，另一個，便過來親嘴，爲了恐怕身邊人不安，那一個，煩惱着的也就立時愉快了。然而凡事都要變，天氣同人並不是兩樣，近來天氣變得特別熱，不到五月就可穿夏布，據說道是海流的關係。美美是因了這時代的潮流，男人嗜好轉了個方向，也變成容易生氣的人了。一個發氣

一個來賠禮，這風潮，自然很少會來擴張，但是那個賠禮的人因為賠禮疲倦以後？

少白便是因為賠小心已感到疲倦了的一個人。

倘若是我們信或人那段話，“人的感情是有彈性的東西，當容讓到再不能容讓時，彈性一失就完了。”我們可以承認這並不是少白的錯處。不過遇事便賠小心養得美，越容易生氣，少白的不對地方仍然還是有。我不是說少白凡事得放辣一點。我是說，對一個愛人，有些地方柔順是好的，有些地方若除了裝腔作勢就會有許多毛病隨了自己的容讓而產生。這話不一定可以算真理，但這話是經驗，雖然並不見之于愛的技術一類書中。

爲甚麼要遇事賠小心？這就是因了你處處表示你弱點（這是女人方面在同你割不來以後猜想的）。你在求一個女人愛你的時節，你可以採行比賠小心還更來得懇切的一些特別章法，那無妨于事。但一個愛了你的女人，你就得變更戰略了。你不專私點，調皮點，還只處處想從慇懃中討愛人的好，你就準失敗。一個未爲人愛的女人，嗜好的是忠順，一個已成了別人愛人的女人，按照她的天性，你得把對付舊式太太的方法來對付她才是事。你不這樣辦，一定是失敗，無疑了。她是她，你是你，那個時節你是她的僕，到以後，局面轉過來，她是你的奴；她需要管束，你不按理論做去，她將以爲你庸懦，假如正當此時有一個新的第三人侵

入你們感情內，你的太太却要你吃苦。這是你自己的錯，怪不得別人。我們還可以得一個相反的證明，就是太太有外遇的人，多數倒是有好丈夫的女子。一個人，應不應讓太太有外遇，那是另外的問題，我們不放在這上頭來討論，我只說，其所以有，是多數由于丈夫對妻用的手段是仍然用一個對付情人的手段，錯誤的結果而已。

然而我說到題上來，少白的愛人美美是就如我所說那類女人，因了少白採用的手段錯誤致使她容易催動肝火麼？不，全不是。是另外原故，這原故，如美美所說，爲的是近來少白心中另有“好人”在。兩個人，戀愛固然把身子除開，全是兩方面以心來擁抱，那自然不成，不過倘若心已向別的方向

飛去後，單只互相摟着身體算是戀愛？也不成。美美看得出，少白就是所謂後面的一種。即或用手箍到太太的腰心裏也不在乎此。美美痛苦到難堪。先是悶到心裏頭，少白不說什麼時還好，一到少白在口上故意敷衍她時就非發氣不可了。更使她動火的就是少白，口上還是偏偏不承認，錯處在少白，這是公平的派法。

“你愛別人，你就去大胆的愛，這不算壞事，為什麼又學怯漢子行爲，故意來在我面前做鬼？”

怯漢子，一點不錯，少白就是。但在美美嚷破以後他還是不承認，只說是女人吃醋。我們有時討論到人類的本領，我想怯漢子的最大本領怕就是支吾了。美美爲此沒

辦法，也只好拚出女人所有的本領來，一遇說不出時就只哭。這一來，實在熱鬧了許多，比起年前白天兩人只是關起房門來默默親嘴，空氣真要不同許多了。

今天不知怎樣兩人就又把話引到這焦點上來，看看擺飯了，忽然起了風，天變了，——天倒不落雨，人却抖氣臥在床上了。

“美，算了吧，我錯了。”此是在美美說了她是好人少白心中另有好人的話以後，約有三分鐘。

這三分鐘兩人就只沉默着，堅持捱下來，美美也不哭，也不動，心中划算這時的少白的心飄落在誰個身上。其實是錯了。少白的心在另一個抖氣的時候，是不是還想到太太可不敢保險，但此時，却是沒有一秒

不在太太身旁左右的。他有些計畫，是回家以前的計畫。他要想法使太太高興，好提一個議，在吃飯時把這意思說出來，徵求太太的同意。這計畫的第一步是請太太容納他意見。第二步，則是把一串綠色頸珠給太太作夏天的禮物，這禮物，因此一來結果不敢拿出來，藏在身上待機會去了。

各處收兵回營不是容易事，還是老爺使出最後一着棋。做一點樣子來為太太面前認個錯，譬如作揖下跪之類擇其一，橫順這不是給別人欣賞專為太太而發的行為，算不得是醜，最後是，用嘴去把太太頰上的淚痕乾淨，就算和平解決了。

“請，你莫哭，身子現到不好！”少白又故意逗一逗，然而太太倒不哭。太太哭，

則就可以按步就班如法泡製了，不哭時，可無法。

太太先是用手蒙到臉，此時就不再蒙了，手取開後望到少白說，“我才不哭啦。女人哭，給男人好更瞧不起。我還有幾多事要笑，嘻嘻，——”笑，是冷的，有意的，這笑就表示比哭還傷心。少白也陪到冷笑。兩人又把目光放在一塊支持約有一分鐘，還是少白打敗仗，逃走了，我說的逃走，是目光。少白走到寫字桌邊去，借故看窗邊的天，天上一些雲，白白的，像羊樣，一旁吃草一旁緩緩的走着，少白沉沉的放了一口氣。

“美，我說我們實際上都老了，以後莫再鬧孩子氣了吧。”

“當真，我們應恢復以前樣子才是事。”

先前小白要她哭，倒無淚，這時想到“以前”可難再忍了。

“莫說以前吧，”她哽咽着低聲說“以前我年青，如今像你所說我老了——你倒不，至少還是三十歲以內。三十歲的男子就是正逗人愛的當兒。”

“你看你說的話多酸，我是說我老了，你還年青標，致得同一個十八歲女子似的，誰個不說你漂亮？”

“是嗎？漂亮而不時髦，也就不。”接着美美就念少白所寫的文章中一段，“你有一個太太同時髦宜戰時，你將得到比沒有太太以上的苦惱。”少白想用手掩耳，但即時又明白這方法不對，仍然聽。太太見到這情

形更要說。不再墜淚了氣得笑。“是的，因為我不時髦，不願把髮向後梳，就使你苦惱，不是麼？”

“我有什麼苦惱？你高興，莫遇事發氣，我像做神仙。”少白想講和，話語越來越好聽。

算是和議開端有了眉目了，少白就坐近床邊來，所謂進一步者是。

他把手去摩她的下巴，她用手去抗拒，但不太過分，終于少白的手就在她的臉上了。

“你有些地方是吃醋吃得過火了一點。”

“那你爲甚麼總在我面前稱讚那些時髦人？”

“你難道不算時髦麼？只要你把——”

“頭我偏不向後梳。”

“我又不說頭，我是說你像——”

“我像，我像你那些學生，你那些朋友——？”

“是你的朋友，又不是我的。”

“名義上，不但她，你也是我的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個人心是常在別人身邊的。”

少白不再辯，是事實。“但你比誰都還美，”他說，這一句，就只這一句。

不怕是新式的也罷，是舊式的也罷，當你同太太開和平會議時，你無意有意把那稱讚她美的字眼提出去，會生出大效力，一定的。這是一件頂好的法寶。一個女人無

論何時都仍然願意有人說她美。有時你轉達一個人話語，到你太太面前時，你得小心，說是這人對她美麗極羨企，你太太會對這人特別感到好處，因此以後就又同她要好，也未可知的。她的聰明縱明知這不過是一瓢甜米湯，事實未必是如此，但這類話語用得若恰當其時，在一個女人心上是受用，比你送她一件東西還高興，不信誰都可以試試看。

少白原是明白這個訣竅的，不過甚麼是恰當其時就難說。如今見到太太仍然在這一句話上，回心轉意了。就又加了些作料。美美是當真臉上有了笑容了。乘便那一串綠色假珠子頸串就由少白代為掛在美美頸子上，白白的長長的一個頸頸配上一件